





節孝先生語

蘇東坡志林云徐積字仲車古之獨行也於陵仲子不能過然其詩文則怪而放如玉川子此一反也耳曠甚畫地為字乃始通語終日面壁坐不與人接而四方事無不周知其詳雖新且密無不先知此二反也

門人江端禮季恭錄

公曰凡人為文必出諸己而簡易乃為佳耳為文正如為人若有辛苦態度便不自然

公曰為文必學春秋然後言語有法近世學者多以





春秋為深隱不可學蓋不知者也且聖人之言曷嘗務竒險求後世之不曉趙啖曰春秋明白如日月簡易如天地此最為至論

公曰黃元明行已簡易論文取一切平恕

公曰為文必須讀春秋而士子急於為利以求耳目之用雖數教而不從近世文之簡古者無如曾子固新竒出於胸臆者無如蘇子瞻學者能熟讀二家之文各取其所長則盡善矣

公曰事各有所主不得相侵某借書必自經諭有急故留門必白直學不敢自專也昔霍光不罪符璽

即而賞之光可謂識其分守亦真用人法也

公曰某少讀貨殖傳見所謂人弃我取人取我與遂悟為學法蓋學能知人所不能知為文能用人所不能用斯為善矣人所共知事可略也

端禮謂公曰友人陳師道南豐曾子固門生也才高學古介然不群於俗今有書令端禮致左右公讀已曰一言誠足以知人陳君書辭不俗必賢者也江君稱其不群於俗某雖未見其人敢以為信然某未嘗以詩書入京故不能為謝子幸致意謝之陳無已謂予曰徐公善論人物試令評黃魯直張文



潛之為人予問之公曰魯直詩極竒古可畏進而  
未已也張文潛有雄才而筆力甚健尤長於騷詞  
但恨不均耳然人物亦難論孟子嘗以去就行止  
論孔子伊尹伯夷柳下惠蓋此數人皆一世之所  
繫故行止可以定其人然去就有大小輕重其小  
者止可以見常材而不足以見異人其大者無出  
於死生善觀人者必於死生之際且孔子厄於相  
難而曰天生德於予孟子有為兵而受餽然不聞  
孟子少動也若揚雄則云云雖多及莽時遂有投  
閣之失此聖賢所以分也然人必有所養然後臨

事而不惑比宮黜匹夫之勇耳亦以養而成則浩  
然之氣亦在養之而已且謝安王坦之在晉時無  
以輕重其人及相溫之召謝安毅然不懼而坦之  
懼倒執手版此王謝之優劣所以定且如王倫之  
文學政事可視庾杲之為奴隸然儉世受晉宋高  
爵乃啓齊篡逆之萌及齊高祖即位儉躬執璽緩  
屏氣而進惟杲之不往賀使者促之亦不移疾王  
儉所為如大豕而杲之之行章章不可掩此人物  
所以難論惟以死生方可定也如廉范之竒才在  
古亦少其比而終附竇憲此為可訾然完節之士



不可多得也

公嘗慕諸葛武侯之為人也端禮問其何以取之公曰深探武侯之所有不可見其涯涘且如薦馬超於先生關羽恐其出己石移書問之武侯曰可與益德並驅馳衡然非髯將軍比也羽聞而喜既不掩超之美復有以結羽之心其深沉大畧誰及之又頃兵武功而數敗衄乃下教曰今非將不善兵不衆而敗蓋亮未聞過耳諸君攻亮之過則兵勝矣且當時賢者與後世之士皆忌人刺其失而武侯乃願聞其過豈不誠大丈夫哉然人有過雖親

必誅有功雖讎必賞廖立輩乃其所黜聞武侯死至於感泣或嘔血者蓋其用法平而得人心士亦樂為之用此七代以來輔佐之臣有其才者甚多惟少德耳武侯誠奇人謝安可比之然士欲行其志要湏如此

公曰人各有所長慎勿輕廢人也

公聞蔣穎叔得廣帥曰廣為雄藩府座出先導以門旗夾以銀槓屠膾人次之它鎮所無也初至蠻酋必以琉璃瓶注薔薇水揮洒於太守不及其它公送穎叔詩具道其事曰穎叔老聞之應喜



公曰退之詩書記志各有體亦至今新奇也若為顏  
子不貳過論專欲入於規繩故稍陳俗

公曰文字要多作多作方思熟某無日不為文無時  
不吟哦但苦無筆力故不暇書耳

問武侯之屯五丈原其志欲戰耳武侯固知魏之不  
肯戰不幸而武侯死使其不死後當何為豈可相  
守而已乎當是之時循渭而東以攻長安則三輔  
震動魏必奔命可戰矣武侯不知出此此兵法所  
謂分不分為糜軍也公曰此論甚大且以坐江淮  
而料京師之事有所不可必况在千百年之後而

論千百年前之事而其人用心未易言也然深攷  
武侯之用心試欲以大義服天下耳其用兵之迹  
乃餘事傳曰威武者文德之補助此武侯所以不  
得已而用兵也然自兩漢而下無必勝之將如武  
侯真能必勝者也以蜀之地狹土瘠兵力孱弱武  
侯將之人人有勇卒能強蜀而抗中原殆節制仁  
義之師也以武侯觀韓信輩用兵則皆庸將以僥  
倖取勝者亦如兒戲耳然舉兵一出而三郡響應  
馬謖違令而遂敗豈非有必勝之策當時善用兵  
者無如孫權權謂司馬仲達為變化若神則仲達



可謂能兵矣然與武侯相拒閉軍固壘而不敢動  
武侯死曰吾不料死及觀其營陣歎曰天下奇材  
則仲達與武侯優劣可見矣方是時蜀之將關張  
已先死而姜維馬超又後出方戮力以戰時所用  
惟魏延馬謖數子又皆庸將則蜀之所恃一武侯  
而已以一武侯自用雖魏之強不能取勝則武侯  
之才未易量也然腹背受敵兵家所忌而武侯又  
欲乘人之隙而幸勝故不循渭而東恐非不知出  
此策也

問管仲蕭何武侯王導謝安王猛房杜李德裕王朴

得失優劣如何公曰孔孟論管仲詳矣誠有功於  
國者蕭何房杜則忠於社稷然何輕信流言買田  
以自汙非獨立不懼之君子此最謬者也王導謝  
安皆晉室之碩輔然王導挾私忿而殺周伯仁謝  
安有期服而不廢樂此皆所短李德裕有將相之  
畧王猛王朴真一時之奇才然猛不知以義自處  
而屢受因辱朴亦有傳會妖祥之譏此數君子得  
失相半無全能也若武侯則稽德論才無可訾毀  
其最優乎昔崔浩嘗非武侯矣然浩非知武侯者  
浩不足道也又曰王導固賢者然欲用趙胤而為



孔愉所沮保范住術而為孔群所悟昵於相景而陶回面折亦少闕矣

問謝安之立諸相是耶非耶公曰荆江二州皆據上

游用武之地固不宜與諸相然傳稱其得諸相之

心亦合時務矣以相石民為荆州既以三相據三州彼

此無怨各得其任其又曰謝安非不知人如相伊

之賢晉室亦不多得諸相分據一方無不當處若

以相温之迹言之似於山東有可疑者然坐論數

十百年事當時其勢與心亦有不可盡談者荆江

之寄如謝玄非不可往但遠嫌保身恐謝公意有

### 所寄

公曰楊雄著法言本欲刺王莽其曰學行之上也言

之次也之類是也然王莽之惡愚夫愚婦皆知之

不待子雲刺譏而惡自彰如佛不待韓愈排之而

後人知佛為非若夫楊墨則迫近吾道而能為吾

儒害則孟子曷可以不闢

公曰孔子言其略孟子言其詳故曰孟子者孔子之

解也

公曰嘗見一俗書云作文用事必用新意如論友若

使管鮑則不新矣昔卓王孫云人弃我取人取我



與故能致富與俗書正合此說學者宜取法焉  
公曰君子言欲孫而行欲嚴蓋不孫則召禍不嚴則  
受侮孔子曰吾執御乎又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此雖遜何傷也若言媚竈則曰獲罪于天無所禱  
也蓋恐傷乎行不得不厲爾後世君子言之不孫  
者多矣於行則未嘗嚴也

問蕭望之如何人公曰蕭望之近世賢者也以聖人  
槩之不免為剛者蓋聖人之於夫必待一陰至弱  
然後揚于王庭則小人決可去矣如孝元時小人  
方盛而蕭生排之既無所濟亦以自斃也至於不

肯挾持則已受侮矣豈若見幾而不往耶然大節  
已卓然矣

公自謂尋常作詩作書美其人皆以已所見而  
美之又於數事取其尤長者美之而未嘗溢譽亦  
未嘗以傳聞為虛美也近世士人好譽人至言其  
人無所不能有類乎聖者豈不欺後世哉

公言文字須渾成而不斷續滔滔如江河斯為極妙  
若退之近之矣然未及孟子之一二

公言人之為文使古事如避犯衆蓋有無意可以取  
禍者如稽康以一言而見殺可不戒哉



公言人之為文須無窮愁態乃善如杜甫則多窮愁賈島則尤甚李白又近於放言此皆貧賤之所忌故退之欲人輟一節之費以活已又感二鳥而作賦甚不可也若孟子人不知亦囂囂直能受賤貧而不枉道矣

公言恭謹敬三字其義相近而詩曰敬天之怒則敬為不輕矣然武帝云敬舉君之觴又陳國時兩國交聘謂敬為自上待下如此則人與在上位者書不當云敬矣

公言人當先養其氣氣完則精神全其為文則剛而

敏治事則有果斷所謂先立其大者也故凡人之文必如其氣班固之文可謂新美然體格和順無大史公之嚴近世孫明復及徂徠公之文雖不若歐陽之豐富新美然自嚴毅可畏

公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能為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

問公治春秋之法公曰春秋之學其大要先求經旨三傳非所急也後世必以趙啖為善學者大功正在此爾至於論春秋所作殊不求孟子之意而反以為材弊為言甚踈濶也若乃立例求經恐遂拘



泥不可放合例有變者當須存之矣又曰洽春秋  
必須存闕文如夏五之類是也如不書即位則諸  
家之說紛然美然某亦以為闕文而不論蓋傳寫  
既久不能無脫誤若便立議論恐非聖人之本意  
若易言研諸侯之慮則明多侯字矣何必曲說  
公曰西狩獲麟諸家得止論麟不知論狩以譏非諸  
侯之事爾

公曰洽春秋當以孟子為折衷蓋知春秋者惟孟子  
爾如言無義戰者止譏其戰無義者也  
經言侵伐征者蓋侵者小其敵也直侵之耳伐則大

矣不惟兵車多亦所以聲其罪也故經言侵蔡伐  
楚是以知侵小伐大也至於征則又大矣如周公  
東征征有苗之類是也

公曰說者謂春秋無褒非也然方其時書褒者少爾  
如齊之斥夷狄而強中國孔子言一正天下而葵  
丘之會孟子亦取之豈非褒乎如存衛國而有木  
瓜之詩豈得不為褒邪

問乙亥嘗說者曰先言御廩災是以火災之餘而嘗  
不恭甚矣公曰曾子問言天子諸侯之祀遇日食  
火災喪服則皆廢祀今御廩災則嘗可廢矣而不



廢是為不敬何必曰以火災之餘而嘗

問秋師還說者譏其諭時而左氏云善之也公曰二百四十二年用兵多矣獨此言師還恐非譏也且以清人之詩驗之則以喪師為棄民而深譏其君則師全而還可以為褒矣

問盜竊寶玉大弓而不書人紀侯大去其國而不書其滅公曰稱盜賤之也如漢言盜高廟玉環唐言盜殺武元衡皆其意也故不必書其人也然此譏有司慢歲也譏有司慢歲則時政可知也紀侯事有二說一云譏其不死社稷其滅之者齊也言紀

侯之大去其國則齊之惡亦可知矣一云大者紀侯名也譏其不能死社稷故名以貶之有以紀侯比去邠之事者失之矣正如以王莽比堯舜之禪讓也

公言王令之文少所許可如以房杜為刀筆吏非也且如庭議事房喬謀之矣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房策以此觀之則其不掩善而交用其所長固足以為賢相所以能成天下之務夫為相者能不蔽人之謀以一身而行天下人之善豈不大哉而後世之人耻謀不自我出而謂人獻言



為犯分是以人受其蔽而已不知事亦多不濟也  
昔魏相集賈董所言而行之則其知識甚高矣然  
為政者必有術然後能立事故王導衣練布謝安  
用蒲葵扇不言而人從之蓋以術也後世宰相之  
行事乃欲以勢力而劫制天下又怒人之不從已  
豈不愚哉

公曰欲求聖人之道必於其變所謂變者何也蓋盡  
中道者聖人也而中道不足以盡聖人欲求聖人  
之道者必觀於變蓋變則縱橫反覆不主故常而  
皆合道非賢人之所能故孔子曰未可與權孟子

惡其執一也然善論聖人者必觀其世且如孔子  
處周之季天下如何哉所以車轍馬跡徧于天下  
而不自以為勞豈好為哉莫一得用以行其道而  
濟斯人爾至於見佛盱南子而不自為汙也然聖  
人之變疑卓爾不可及有志者跋而學之亦何難  
哉此孟子所以學而至之荀揚則不及也且在書  
則如堯如舜如湯如武如平康如彊弗友如燮友  
其世不同也在易則如泰如否如豐如剝如小過  
如大過其世亦不同也若以湯武之時而行堯舜  
之事如以治豐治泰之道而行於剝於否豈不傾



覆無功乎此堯所以禪而受所以受湯所以革夏而武所以造周伊周所以攝也蓋皆用大過之道而適於變者也學者不知此乃安生議論非也詩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偏當音徧以言開徧而復合也豈不爾思室是遠而言權之遠而不可及故孔子曰未之思也蓋譏其言不合道也此乃逸詩著此以見孔子刪詩之法務去其不合道者善乎晁錯云能明其世者謂之天子六韜出後世學者其言其學俱有可取至其臨事制宜則或悖亂或拘泥者以其不通乎世變也苟不通乎世變則利不可興害不可除事雖至於隳敗而不能

救者以此耳

公曰楊子投閣後人乃為楊子諱云無此事則是漢史所書皆不足信也况此事甚明然楊子實未至於聖人而不適乎變雖有此亦何妨為大賢乎且如孟子曰堯以天下與舜則是禪也明矣韓退之對禹問乃反此說而後世學者又為退之諱云此非退之文何其迂論以自欺也就如為退之之文亦不害為退之矣此皆好奇而不適於簡易之過也

公曰治河誠大事然利害有可以坐而言決者嘗因



大禹治水之法而親觀其勢且自陝以西登高東望左丘陵右岡阜河乃行於其中所以自古以來河未嘗決於挾同之間也行而至於河北京東之界則地形益下而悉平原山足復軟不足以為之固所以釀為二渠又為九何以殺其怒勢而決洩之河所以趨於海而三代之時無水害也而今之言河者必歸之於天胡不折之曰周之時王與列國之君未嘗無失道者而不聞河為患者何也蓋有禹之遺迹也若必欲以人力治亦恐無功蓋今之河身既狹又地軟無丘陵岡阜為之固又無二

渠復無九河以分洩其怒勢獨行乎一道以孟子言之乃掘地而注之海今則以人所築堤為之扞乃水行乎地上則安得不決也其不決者幸而已然不可保萬全不決於今年必決於明年或二三斷然矣莫若畧依古法分為數道隨其所趨而利導之寬為河身縱其游波而不壅塞則河之患庶乎少矣

屈平自沉于江雖曰褊心亦可謂不幸然聖人亦有不幸而有以處不幸亦有不得已而有以處不得已必不至於自戕故如屈平孔孟不為也



作詩切不可斥言事至於美人亦不可斥言試觀詩之風雅頌所美所刺未嘗不婉順而歸之於正

問象以典刑孔安國曰象法也法用常刑也漢儒則曰唐虞畫象又曰畫衣冠為戮何也公曰有曰象魏有曰兩觀觀言其高大可觀法也象則自然高大魏則有巍巍之意皆有可觀可法也則象所以言其法猶天之垂象唐虞之刑雖不經見如蕭何之律輕重大小各有定式然恐古自有定式也觀其放四凶而人以為宜則是刑有常式故民聽不惑所謂象以典刑者蓋法用其常刑而無過差也

問諸言明堂者曰布政之宮又曰在國之陽七里蔡邕以為天子之太廟也其說不同公曰明堂者布政之宮則是矣蓋取其向明而治之意故孟子曰王者之堂也其曰在國之陽七里則固繆矣然歷代諸儒之論紛紛無定漢武則牽於方士之言以茅蓋通水惟隋宇文愷之論為當然必欲興作則請用魏鄭公所謂自我作古可也斷而行之在我而已衆說不能改也

問晁錯張敖請入粟以贖罪無乃刑失有罪乎公曰書有金作贖刑則所犯有註誤可恕者使贖之則



刑不失有罪矣錯等蓋取此意而作此說况權時  
定宜以濟其急與其重斂于民不若為此猶成無  
費之利也且今之當人有入資而為祠即室長者  
矣意亦求庇其身而朝廷實無獎進之道故仕則  
竭力奉公不敢為過失有加于儒生世胄而仕者  
也然上之人避嫌而不敢舉朝廷亦無陞進之法  
所以多有才力可稱者而卒阨以死也且張釋之  
以入資為郎則是人材不可決定於所取也况漢  
帝之詔曰使久立於庭下宜旌異之

問漢武帝築朔方而公孫弘諫曰不可及朱買臣發

十說難之而弘不得一亦終築之何也公曰漢武  
好與作而弘諫之者欲以靜正之也然買臣嚴助  
輩方欲自鬻其說又挾武帝之威以壓之則弘何  
敢不從所以曰鄙人不知也然武帝疲弊中國而  
失民心幾喪天下其本蓋買臣導之也吁為天下  
者可不審其所用乎

治詩者必論其大體其章句細碎不足道也且詩何  
必分二南為國風而雅有大小又為頌也蓋天下  
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故二南言文  
王之化正於閨房衽席之間以至乎人化之蓋風



為治家之始而小雅者治國政之始大雅者治天下之始頌者成功之始是謂四始也其餘刺惡之詩乃刪詩時分附于諸篇其惡之大小自可各見別無意也故惟箴刺之詩不專立名也且十五國風者乃謂車同軌書同文孟子所謂地醜德齊者也故無所分別先後且季札謂小雅周之衰而王通乃為周之盛其旨異矣蓋當時樂歌適聞所刺之詩所以為衰而王通原鹿鳴以下之大旨所以為周之盛各以所見云爾非不同也

人必有威然後不為人之所慢侮而事可立亦可以應倅然之變且如子路片言折獄以其有威所以能得人之情而下不能欺且易於噬嗑有雷電之威明故皆能折獄若賁則小明不足以立事所以曰無敢折獄蓋無雷之威也

問劉歆鄭康成謂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迹而何休林孝存毀之何也公曰惟春秋詩易書語孟為聖人完書而無後人增益者其餘經籍皆有可疑如王制乃漢時博士為之月令亦呂不韋所纂而中庸則子思語也其餘雜漢儒者甚衆孟子曰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則制度滅亡矣此周禮



所以為疑也然又不可全以為非要湏攷其所言  
合于聖人而不悖者取之其不合者勿強為之說  
斯可矣

問季札見舞象劑曰美哉猶有憾也服虔曰憾恨也  
恨不及已誅紂也書言四岳舉舜孔安國曰四岳  
知舜之聖不得已而舉之夫二子之言固為妄然  
何為而言之公曰憾可曰慚也言文王不能正紂  
已有慚德可也何必曰恨也四岳之所舉用悉以  
丹朱共工為言堯屢卻之然後舉舜豈非安國便  
據此而生文乎

問司馬遷作史記以孔子列于世家而豫讓名為刺  
客可乎齊魯大國也而首書太伯叙傳則尊道術  
而簿六經何也公曰士要湏所養者醇所學者醇  
所師者醇所友者醇然後所言所行皆醇也如馬  
遷所養所學皆不能醇其所師所友亦或如之故  
其言多駁雜無足怪也以春秋攷之嘗譏世卿則  
世祿可矣蓋惟諸侯方得世而卿大夫皆不可以  
孔子乃曰世家可乎豫讓天子義士也其節凜凜  
可畏以齊晉周陳之臣觀之其祖其父其身皆食  
其國之祿而享其位至其易主遷代則義泰然就



它主之祿而無慚色甚者贊成其篡奪之禍如王  
儉輩是也以此觀豫讓所以報德者豈非為義士  
乎列于刺客非也秦伯三以天下讓則齊魯開國  
固在其後然亦馬遷之意重其讓而取于道也其  
尊道術而簿六經乃其所學所見之不醇也

問三代稱用肉刑而治後世用行之則病于傷民今  
可行乎公曰肉刑之法前人論之詳矣徒為紛紛  
嘗觀唐太宗曰不行井田肉刑不可致治大非也  
蓋世之前法有不可以下行於今世今世之法有  
不可上通乎古者正欲觀時變爾且孝文以仁心

廢肉刑是也縱云有輕刑之名而其實殺之亦非  
本意也不幸而已故人疑孝文以嚴致平然法無  
病民者要須得良吏乃可行必欲行肉刑須得臯  
陶者乃可行臯陶不可得得有臯陶之用心者亦  
可矣此人不可得則肉刑未可輕行也

左氏云十六相堯不能用四凶堯不能去宜云不用  
不去不當云不能也蓋堯若用之去之則無以成  
舜功此孔子所言惟天為大惟堯則之也

君子無所爭於文則不可不求勝人凡作文必須自  
立令前不見古人後不容來者乃善不善其立意



自戕

禮文殘闕甚可閔傷儀禮粗為完書然決非盡出乎  
聖人何以知之且禮者出乎人情也而儀禮有曰  
父在母不可以為三年之服又曰嫂叔無服所以  
辟嫌也又曰師無服此豈人情哉可以決知非聖  
人所為也蓋多出於漢儒喜行其私意或欲用其  
師說或利其購金而妄言耳甚可閔也

問今兵冗矣欲復民兵如何軍儲乏矣欲復屯田如  
何公曰今兵勢患乎一定而不得動如一路中復  
置如漢之奔命者數百人使徃來赴急不可如駐

泊者則盜賊不敢作矣屯田誠難復蓋古者兵取  
於農而其勢順故耕者皆兵也後世兵民既判名  
已不同况今之兵驕惰不可使豈可令耕乎必不  
肯矣且兵患不精不患少昔李勣以三千而平定  
襄古人有以少擊衆者是兵雖冗無益也

問衛貴不斬裨將王猛棄軍迎符堅與穰苴亞夫異  
矣公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是也若衛青不斬  
裨將可為保功名者非將法也王猛棄軍迎符堅  
堅貴之是矣

問人固難知然孔子謂由不得其死孟子謂盆成括



必見殺後果如其言何也若蕭何謂韓信國士無雙武侯謂蔣琬非百里之才後亦果成功何也公曰子路益成括有取死之道孔孟觀其所行而知之縱使幸而免孔孟之言猶信也蕭何知韓信之為可用而不能知其終武侯之明固能知蔣琬為可用然人亦難知武侯不免失於馬謖也

問國之本在兵兵之本在將則將才難矣必欲選將當以何術使將能靜則折姦謀而不作動則破大敵而制其命其用何術古人誰能之公曰將誠難事不可易言之古之名將各有所長所謂靜能折

姦謀者所謂上兵伐謀伐謀者能破敵之謀不得用是也不必見於用兵然亦無迹如李牧在鴈門二十年而匈奴不敢加兵王霸在上谷亦二十年而敵人不敢窺邊近之矣然以數子之才猶須久任然後有功則將不可遽移易也所謂動則制其命者必勝之將也自古必勝之將惟武侯一人以其兵有節制而不妄動其餘皆幸甚爾以李光弼猶戰則納短刀于鞞知其不能必勝也夫以馬隆之才武立標募卒得驍勇者三千五百人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有此三者所以能多克勝昔高宗文



伐蜀郊詩受詔辰時出師兵仗器物皆不假借而畢集以其有素備也所以解劍門之圍平劉闢之亂吳時有將無事時常作出兵計故敵人畏之而不敢妄動此正用兵者當法此也然用兵必有驍將必有敢死士故古人去敵百步猶選敢死士蓋敢死士則能狀兵威而驍將則能奪敵之氣

傳曰知信仁勇嚴將之事也則為將必須嚴嚴則有威有威則號令明而人畏之然威必素立乃可猝然辦事李晟之卒有折人之匕筋者斬之而李光

弼欲斬貴臣雖天子欲增秩使免死而光弼亦斬之所以威立而人畏之也然郭子儀仁厚德士心而卒伍少懈及李光弼領其兵皆股栗此可見有威者人乃畏也

易言忠信所以進德又曰果行育德則信與果皆入德之本士君子所不可須臾忘也而論語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而自漢以來說者皆以為小人之事無乃害德乎蓋孔子以子貢之所問者愈卑而又問其次故曰言必信行必果恐再問其次故特舉其最下者曰硜硜然小人哉硜硜空



虛之謂也則是言必信行必果與硜硜然小人哉  
皆義不相續各是一段也或曰孟子言言不必信  
行不必果者為大人故此以言必信行必果為小  
人也殊不知大人者成德之稱其言不必信行不  
必果則如從心之謂惟大人能之而論語所言者  
士也曷可比大人哉

浩然之氣與北宮黜之勇孟施舍之勇皆以所養而  
致之然孟施舍養成匹夫之勇故不動心而無懼  
所以視不勝猶勝也孟子曰若量敵而後進慮勝  
而後會則必經於思慮而動其心矣故其文勢宜

自猶勝以上言孟施舍其量敵以下孟子言施舍  
不能如此非一段事也

書者天子之事也終于文侯之命也費秦二誓何以  
與焉蓋書之文乃舊史之文其篇章之次第乃孔  
子刪而定之故斷自唐虞所以明治世教化之本  
然堯典亦謂之虞書者以堯所以治天下之道非  
舜以成之則其仁民愛物經論世變之道不得而  
顯也然堯舜之時道隆也故大禹皋陶之謨皆謂  
之虞書夏書以往有戒之深旨焉故夏書之未繼  
之以商書以商警夏也商書之末繼以周者以周



警商也周之末繼以文侯之命所以警周也其憶以為周德既衰而晉強盛矣宜知所以杜絕篡亂也又繼以費所以見魯公之僭又繼以秦以見秦之強大皆以警于周而周不悟所以卒為秦所滅故曰費秦二誓所以戒周亦所以警後世也

春秋魯史也是諸侯之事也而書曰西狩獲麟何也蓋孔子所以刪春秋者用意深微故用一字有重輕其言獲麟諸家止說麟而不論狩非孔子意也蓋狩乃天子之事而諸侯云西狩所以譏僭也詩之有頌所以明盛德而告成功雖有文王之業武

王之功微成王周公則不作矣是太平之事也而繼之魯頌又附之商頌何也蓋自二南言治家之始小雅言治國之始大雅言治天下之始頌言成功之始所以見周家終始之道一隆也其終有魯頌商頌者何也蓋魯實僭天子今觀魯頌之事豈是為盛德而豈可告于神明故言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作是頌則以周室既微明魯之強而僭也其商頌散亡特附之而已故曰得商頌十二篇以此知孔子不欲絕一代之事因其所得而附之非有所褒貶也



易之書未嘗不戒故以未濟終焉而說者以為既濟  
豈聖人之意乎蓋閔朗子明以六變之說解易故  
其言曰易以既濟終焉然子明所論六變上不見  
乾坤下不見未濟又疑其法止論終于既濟非謂  
不可終于未濟也

二禮所載終始不同何也夫禮學不明良可惜也惟  
儀禮稍為完書然皆說士禮故知論禮者以士禮  
陞而上之至于天子也然儀禮始于冠昏其法是  
也終于有司蓋以為追遠乃人之大事所以喪葬  
而繼之以祭之禮也至於戴禮之所記駁雜訛舛

不可勝道蓋多出於漢儒之私見其首不以冠昏  
而以曲禮其終乃以喪服四制而制度又多舛雜  
而不近於人情極可恠也然詩首於閔雅書首于  
釐降春秋首于聘娶易下經首於咸恒故於禮宜  
首於冠昏乃惟相近而禮記無叙恐未可為確論  
也

良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言豈特見于事  
者各有所止而不可出雖心思之運亦不可出矣  
若夫學者則無所不思無所不言以其無貴可以  
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棄于淺陋之學



也

楊子稱孟子之不動心曰貧賤當貴不能動其心大非也夫古之山林長往之士豈不能以貧賤當貴不動其心而世之匹夫之勇者豈非所謂死生不動其心也如此則孟子之不動心乃常人爾蓋本謂孟子充養之至萬物皆備于我而萬變悉昭于胸中故雖以齊國卿相之重位亦不動心思之經營而可治故言曰不動心以其養之至也猶之比宮黜之輩雖不足道亦以其養之至也

孔子言山梁雌雉謂梁高也如屋之有梁橋之有梁

以其山之高者而雌處其上可謂得所亦猶小人居乎高位也子路多言者忽于此能默而識之共以致敬三嘆其事馬嗅當作嘆蓋字之誤也楊子亦不詳孔子之旨而其論雌雉極不稽後之學者信以為然良可恠也

問欵向言仲舒是非孰當公曰伊呂聖人之佐不得則不興管晏時一時之豪傑爾以仲舒所學醇正而其三策該通當世之務非俗儒也其答江都易王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論又幾於孟子矣殆賢者也謂如伊呂則過之其曰未及游夏似少貶矣然



但稱其所長自足為一時之賢何必遠擬古人也  
問丙魏姚宋孰優公曰丙得宰相之體魏有宰相之  
量姚有經綸之才宋有操持之節皆賢相也然宣  
帝雄傑明達力能自致中興雖無丙魏亦可矣若  
明皇則中才之君可與為善可與為惡者也故姚  
宋在而成開元之治姚宋亡而致天寶之亂也然  
宋則剛者也剛故無私無邪能斷能明矣姚喜任  
數茲少貶馬

賢人不可多得蓋天地亦自愛惜况于朋友况于同  
類况于用人者可不惜之乎且天地若不愛惜人

材何以孔子後無孔子孟子後無孟子也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近世拜官徒為飾詞已足耻  
矣而朝廷又為之法曰至某官乃得辭免是教人  
為偽也其兩府有除命未受命必先押入其名自  
不正蓋賢者當以禮進以義退既可押入必可押  
出也

近世講辨之學廢夫講辨所以發明義趣而起己之  
志慮如陳平之智固宜料天下事無疑方呂氏未  
誅而平之沉思未決聞陸賈之言然後志思煥然  
得與周勃交驩則士之智慮未及陳平者曷可廢



講辨乎

問肆大青何也公曰青灾之名也五行傳曰青青赤青是也據書言青灾肆赦則是不可常行也故蜀先主言吾游于鄭康成陳元方之間未嘗言赦而武侯治蜀十年不赦所以刑平而下無幸免之民此言肆者赦之別名又曰肆大青言非其事也然赦過宥罪天子之事而諸侯行之可知非禮矣其三年因郊而有赦有賞惟王彪之傳論之別不見所起

問吕后欲王諸吕陳平以為可而王陵以為不可孰

是公曰陳平有包天下之量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

問人之治身何者為先人之所戒何者為急公言易曰閑邪存其誠孔子曰思無邪則是人之治身以誠為本而所戒者以邪為急蓋正心誠意而行乎正則動容舉措無非正也正之氣充于四体發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為正人也苟不正心誠意而存乎邪則形容動作亦皆不正充于四体發于面目可以望而知其為邪人也至於國之興亡亦以正與不正况于人乎然孟子云志氣之帥氣體之



充此言精微學者宜思之蓋以謂志則在心而心為有知有知則所好亦有節而所惡不過分縱過而踰節亦知自反也若氣則冥然無知特可以充養四體縱之而不已則喜怒為氣之所使必至於過分踰節矣此小人之事也若君子則學而能正能誠所以志能帥氣而喜怒不過惟小人為氣所鼓方其喜怒之際不知形色之變至於不聞人之聲音不覺己之忤物或報仇復怨辱人以自快或至於受辱而不慚或至於殺人或至於殺身者皆為氣之所使而不能帥氣也故孟子曰持其志無

暴其氣學者可不知此乎然自孔子以來非孟子誠不知此

問公嘗言賈誼篤好管子幾為管子所誤何以見之  
公曰管仲誠奇才所言所行皆適于時宜其言幼官則非也賈誼亦一時之豪士其法于管子者非一旦如言色用黃數用五殆為幼官所誤也讀誼之文則漢儒之文皆不足觀及讀仲舒之三策然後見誼學未至非醇儒也仲舒之言幾如孟子矣然孔子之為政於衛止欲正名而已子路不能如顏子默而識之至於發問其所答亦不過數事而



管仲所以說其君者累數萬言而王通一見隋煬  
帝陳十七策弟子編為三卷文帝不用退而作皇  
極之歌此自取亡宗赤族有餘擬法論語何足道  
哉傳言信而後諫豈有一旦遽為人陳十七策何  
其多也有異於孔子矣

人之德有諸中必形諸外而盛德者猶且容貌若愚  
况無諸中者乎語曰有若無實若虛則學者不可  
不知此也

讓不可以苟為之若伊尹三聘而後起此以禮而讓  
也孟子於齊餽而不受此以名而讓也後世讓官

不合於禮義又非避名而朝廷又立為格使至某  
官而讓皆非也黃憲聞召即起受官即拜此皆有  
以過人也

安定先生居湖其倅不甚加禮一日公欲往見之問  
先生宜何以答之先生曰若思而後往便是不誠  
直已而往可也公聞此語遂大開悟

安定說中庸始於情性蓋情有正與不正若欲亦有  
正與不正德有凶有吉道有君子有小人也若天  
地之情可見聖人之情見乎辭豈得為情之不正  
乎若我欲仁斯仁至矣豈為不正之欲乎若振也



欲凡言寡欲皆不正也故以凡言情為不正者非也言聖人無情者又非也聖人豈若土木哉強哉矯蓋矯者強之甚大木之曲者性也能矯而為正豈不強乎

道自道也者且以道路之道言之凡窮天下周八極霜露所墜人跡所及皆可至焉則道豈不六通四闢乎然有徑有支皆道也故必在人之所擇而行之

中庸所以獨取舜顏淵者所以為中庸之法也蓋自誠明者聖人也舜顏淵積勤不已而至非至誠不

能也舜自匹夫積仁累義至於聖人使其父母為聖人之父母使其父母為天子之父母至於以天下養其父母其積德可知孔子曰吾見其進則顏子之至誠亦可知矣此段恐非先生本語人之大事不可以不謹者祭祀是也蓋鬼神不可知爾事不可知者安可以不至誠奉之

上丁釋奠皆薦生非也蓋事天神則當用生若孔子則宜以人鬼之禮事之而薦熟州郡牽於微末之胙而不肯變又朝廷以令文拘之不知議禮者何不知其非也



安宅先生不令諸生學字曰字若稍可觀便為人後  
觀魏韋誕題凌雲殿額豈不謂之人後乎王獻之  
之對謝安可謂大丈夫矣

公常教其子曰若在貴人之前堆黃金積白璧呼之  
使來不可往也况以藝易之乎故孟子自欲見齊  
王可也及使人要之則稱病不往其不可屈頭如  
此

臺諫之仕甚重不可以苟然居之非德業蚤者名譽  
素聞則君未見知而言不盡聽近於未信而諫矣  
說者以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

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揚縮用而人至損音樂減騶  
御則人豈可不素有養素自重耶

孔子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而漢文行以日易月之  
制甚非也後世因循無人議之亦可惜也然漢以  
三十六日而後世以二十七日而釋尤非也宜稱  
時制為衣服以軟巾墨纓以臨便坐見群臣亦可  
也

凡評論人材必以不得已處之則近於孔孟所謂恕  
若其人得已而不已者乃可罪也如仲尼見陽虎  
微服而過宋皆不得已矣孟子言五人者無獻子



之家則不與之友亦不得已者且以居喪不可以出也墨緣惟軍旅宜用之然其人無田園衣食之奉豈時守禮拘拘與其親戚坐以飢凍則其出不得已也

公論趙盾之事曰孔子言之矣後人雖累千萬言豈足垂信若信後人而不信孔子其人可知矣然殺高貴鄉公者成濟也其使之者司馬氏也晉山陽公死書曰宋志也此推本而誅之耳王導曰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以死則其事亦可見矣然王導褚遂良皆賢者導以疑殺伯仁而遂良譖死劉

洎皆可惜也

問依世違俗如何論公曰不必言依與違但論正與不正而顧其義如何耳

論經義要寬裕而不迫正如折獄須先定其大情然後求其微情則無不得矣然大情未正而先求微情則紛亂不決矣

天下之事有可以懸論而利害可定者有必待行之而後利害可見者故自古以來創法之初非不深思熟講及其施之而有不可行者蓋有利害不可以懸料者也



鄭雲叟羅隱之真隱者也

种放文章極嚴其詩文未嘗不在雲山是可高也然真宗祿之以尚書與之握手登龍圖閣其待之可謂厚矣亦可留而行其所言然終不可留其志又何也

韓退之與故人書憂其米鹽不給懇懇有情真義士也

老杜詩多稱人名非也蓋孔子惟弟子乃稱名耳

董仲舒不惟道學深醇亦精於論議所謂下高其行而後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者真厲世之法也

裴行儉言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與盧毓之論同

此誠取人之法也

安宅云頭容直此所以檢其外也

禮云葬欲其速朽欲体魄早歸於土也故棺不貴厚

近世用厚木使体魄隔絕數十年不朽非禮也古

人懸棺而葬不為墜道又記曰封之崇四尺則古

之四尺今之一尺有餘爾近世用墜道興墓務高

廣使後人妄意其中徃徃啓盜之心於死者殊無

益也

諫爭大事也孟子言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則非



一朝一夕之故昔漢武暴君也見嚴助諸人恨得之晚而其餘皆以誅死任公孫霍光可謂篤矣亦未嘗以禮遇之惟見汲黯則不冠不見可知汲黯所立如何爾黯嘗毀儒面觸如汲黯所行曠世絕代未見其比惟失之少福蓋非聖人不能無弊相夷伊尹之徒皆有弊要之不可以聖人責之不失為賢人也若黯真諫爭之臣也或論陽城之不言以謂養其勇大非也孟子曰未有枉己而能正人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而日沉于酒言不聞于人行未信于上一旦悻然而強諫特一醉人語爾宜

乎其君不聽董仲舒言下高其行而後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則士必貴於素有所樹立况諫爭乎曷可暴也

公問崔子方秀才何如人端禮曰與人不苟合議論亦如此公喜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字可知其所守之正正者大本也昔揚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為儉以求合於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至其論議則未嘗苟從蓋惡衣食未足以為賢至其不苟合乃可以見其人

問率性之謂道何也公曰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率



其氣者是在其所志也率其性者豈不然乎率其性而行之足以為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問名世何如公曰名世者自名也非特自名而已也能言之類莫不名之也名之如何方斯之世而有斯人馬濟斯世者必斯人而已也是以其人而名乎其世也是以天下之重而任乎斯人者也為斯人者如何其自任以斯世之重也方斯之時濟斯世者舍我其誰乎是以其身而名乎其世也以身而名乎其也者謂之知天知天之所以命我而出乎斯世則我之所以為斯世者其敢廢天之命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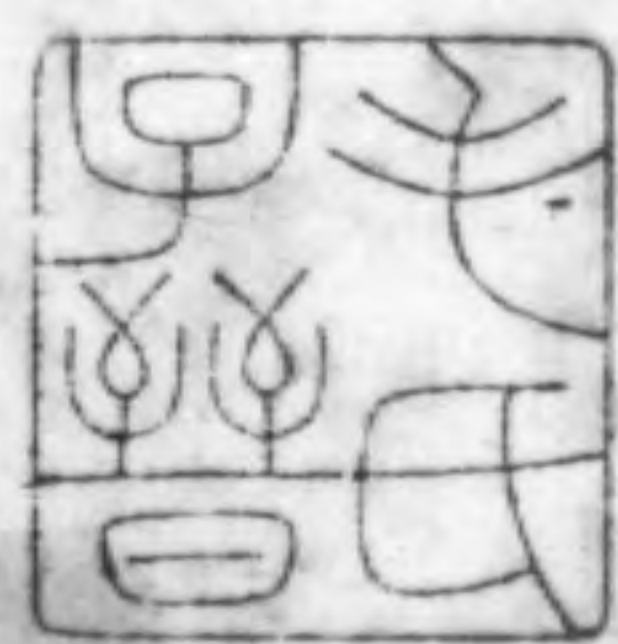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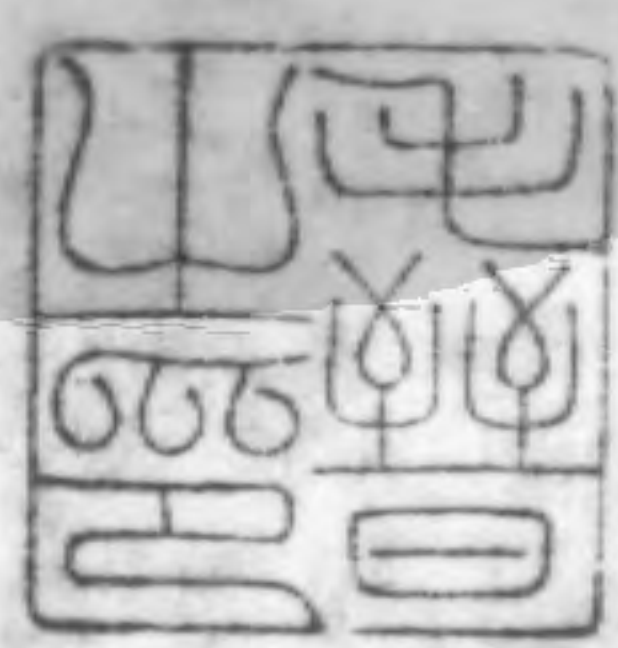
問公穀三傳何如公曰予心之所自得必已多矣此其大本也至於古今論議擇而取之輔其所自得者也啖趙二氏有大功於春秋但未能全盡爾攷其所學蓋不止於春秋貫穿經義窮極是非所論不苟若斯人者豈易得哉所謂有志於聖人之道者也

公惠書云毀譽不可卹至於操心慮患而防之者要在於幾微也臨別一說千萬祕之



節孝先生語

節孝





書